尚書孔傳參正

尚書孔傳參正二十二

洛誥卷十五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洛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洛當作雒詳見禹貢等篇石經多士篇洛字作雒據史記作洛誥召誥在七年將反政時召覲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今文與古文同○周公拜手稽首者白虎通姓名篇所以先拜手後稽首名貉之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段云此條殘闕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何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拜則拜手而後稽顙周之禮拜先拜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辭報[illegible]文○曰朕復子明辟者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攝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俞樾云漢儒亦以復為逆復之復平時周公稱王命專行無須復命至是成王已長周公將歸政退從臣禮故須復命也蓋復命成王即是明已將歸政非以歸政為復子明辟也皮云漢

羣臣引逸書之奏必出於劉歆漢書律厤志引劉歆三統厤云後二歲得周公復子明辟之歲凡以事紀歲必屬當時大事則羣臣奏所云必指復政成王不專指營雒復命一節且以復爲復命於此文猶可通王葬傳又云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又策命孺子云昔周公攝政終得復子明辟今子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後漢桓帝紀順烈梁后歸政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注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魏志注引魏王丕令曰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凡此諸文皆當解爲復政不得以復命解之不宜曲徇宋人諺說反易漢儒古義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今文無微○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者如若也基始也言王若弗敢逮及天之始命定命江云詩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又下武序云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是文王爲基命武王爲定命禮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是王實以年幼不能莅阼然在周公不可謂王不能而我代之嫌於斥王不能故言不敢使若謙神退訖者然段云文選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經弗作不案下不敢不敬天之休予不敢宿皆作不似此亦不敢爲長

予乃肩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我乃纏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爲民明君之治○予乃肩保三句今文無微○予乃肩保云云者堯典馬注肩嗣也詩傳保安也釋詁相視也言予乃嗣前王保安之大相視東土洛邑王其始作民明

君矣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眾說始卜定都之意○予惟乙卯二句今文無徵○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者即召誥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也詩王風譜疏引鄭云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眾案洛師猶言京師也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閒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我卜河朔黎水今文無徵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今文與古文同僞孔云龜兆食墨非見下○我卜河朔黎水者書疏引顏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說義或然也河朔河北也黎水未詳漢黎陽故城在今河南濬縣東北但有黎山無黎水也○今文同者漢書元后傳予乃卜彼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倣此文是今古文同之證澗水者水經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於洛注云東北流歷八特阪今在河南西四十里周書所謂我卜澗水東者是也又云又案河南有離山水謂之為澗水水西北出離山東南流歷鄰山於穀城東而南流注於穀舊與穀水亂流南入于洛或以是水為周公之所相卜也瀍水者水經云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干金渠合注云周書曰我卜瀍水西謂斯水也瀍水又東南流注於穀案穀城魏省入河南亦今河南縣地王風譜疏引鄭云觀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孫云此解經惟洛食之義洪範惟辟玉食則知食為玉食此土顏注訓玉為玉兆非僞孔以為龜兆食墨不知食墨不必盡吉且古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此卜作洛是王之事宜占體不宜占墨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
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我又卜瀍水東亦
惟洛食伻來以圖今文與古文同及獻卜今文無徵○我又卜瀍
水東亦惟洛食者元后傳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王食
做此經文是今古文同之證王風譜疏引鄭云瀍水東既成名曰
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漢書
地理志河南郡雒陽縣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河南縣故郟鄏地
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為都是為王城至平王居之孫
云河南故城在今河南府城西北二十里漢洛陽縣在洛北河南
縣在伊北洛南近河水故經云洛食也江云河朔黎水及瀍水東
乃周公所卜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
營則召誥所云厥既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鄭以瀍水東與召
公所卜處分言之則亦以瀍水東為召公所未卜故知瀍水東是
周公所卜也河朔黎水與瀍水東皆為遷殷民卜河朔黎水不吉
故更卜瀍水東也○伻來以圖及獻卜者漢書劉向傳引書曰伻
來以圖孟康注伻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
了也釋詁抨使也釋文抨字又作伻羣經音辨伻作平孫云了即瞭假音字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成王
尊敬周公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
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亂天之美○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今文與古文同王拜手稽首曰其作周匹休今文無徵○王拜手
稽首者孫云聘禮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又曰大夫入門再拜

君拜其辱曲禮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迎拜則還拜不敢答拜是君於臣有拜手也左哀十七年傳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尙不稽首王稽首周公爲太師盡敬非常禮也○今文同稽首白虎通京師篇聖人承天而制作尙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今文宅皆作度此處疑後人改之下同其作周匹休者言作立周邦配天之美命**公旣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古文也今文伻作辨視作示公旣定宅我二人共貞今文無徵○公旣定宅者卜洛之事公與召公共之然總其事者公也辨來來示予卜休恆吉者王應麟藝文志攷說漢人引經異字如此皮云伻平一字平辨一聲之轉以堯典平秩今文作辨秩平章今文作辨章例之則作辨者是今文書疏引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江云使二人者先後兩遣使也召公先得卜經營卽當繪圖發使及周公至營成周卜吉畫圖有兼旬之事周公必先以召公圖卜獻於王所後卜成周吉乃更遣使故重言來來以見兩遣使之意曲禮幼子常視毋誑鄭注視今之示字釋詁恆常也常吉者兩卜皆吉也我二人共貞者釋文貞馬云當也言我與公二人共當其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爲萬十萬爲億言久遠○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今文無徵○公其以予云云者釋詞以猶與也江云詩伐檀傳萬萬曰億楚語韋昭注十萬曰億古數也秦乃以萬萬爲億是有二說詩下武鄭箋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

致敬於周公求敎誨之言○拜手稽首誨言今文無徵○拜手稽首誨言是說文誨曉敎也敢拜手稽首受公敎誨之言江云上拜手稽首是史公所記此則成王自道己拜非有二拜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古文也今文肇下有修字無于字咸秩無文令文與古文同○肇下有修字無于字者白虎通禮樂篇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書疏引鄭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旣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鄭說與令文義合釋詁肇始也釋言稱舉也孫云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若然則此時卽致政矣而鄭云欲待明年卽政者此篇末云王在新邑烝漢書律厤志引其文以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反政是周公反政在是年年終則成王卽政在明年歲首故云明年卽政也○今文同者漢書郊祀志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顏注秩序也舊無禮文者皆以秩序而祭之翟方進傳云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無文孟康注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風俗通山澤篇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或男大小爲差尙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魏封孔羨碑秩

棐祀于無文諸家皆以爲用殷禮之質故無文王引之讀文爲紊孟以爲諸慶祀非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

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予齊百工三句今文無徵○予齊百

工云云者周謂成周江云有事祭也春秋傳曰天子有事于文武又曰有事于武宮是也言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洛邑我惟勉之

曰庶幾得與於祭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行王命

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爲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文無

徵○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云云者釋文曰音越一音人實反是古本作日當從之江云記者書於竹帛以銘識之宗尊也祭有功臣

配食之典盤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銘書于太常

是記功祭于大烝是以功作元祀與今文證合言王即命於周之日惟先記諸有功者尊異之以其功作元祀元大也惟命

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

命親棐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惟命曰三句今文無徵乃汝其悉自教工今文教工作學功書

疏引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與僞孔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同義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惟命曰汝受命

篤弼者江云惟命曰詔所祀者以詞篤厚弼輔也言立汝之祀者以汝受命先王厚輔王室故祀蓋沒者祀而命之其存者亦豫命以

沒後之典也丕祀功載者丕大也祀古示字功載者記功之書也
詩傳載識也左僖二十六年傳載在盟府注載載書也言以此載
書大示諸臣乃汝其悉自學功者大傳云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
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
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
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
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
功也侯康云上言祀於新邑以功作元祀下言汝其敬識百辟享
則謂諸侯奉祭祀而
效功與前後義合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少子慎其朋黨少
子慎朋黨戒其自
今已往○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古文也今文其往上有慎字
○其往上有慎字者後漢爰延傳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
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李注尚
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孫子其朋慎其往段云較今本多慎
字足利古本同楊雄尚書箴書稱其朋用洛誥與爰延說同皮云
據爰延說爲慎所與今文尚書當有慎字三國魏志何晏奏曰周
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又蔣濟傳濟上疏曰周公輔
政慎於其朋皆有慎字書疏引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案
前後稱王此言孺子特詔之言
年少時朋從之人尤宜慎也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
炎序不其絕事從徽至著防之宜以初○無若火始燄燄古文燄
燄作炎炎今文作炎炎一作庸庸厥攸灼敘弗其絕今文無徵○
古文燄燄作炎炎者段云炎炎讀以贍反左傳人之所忌其氣炎

以取之杜注引書無若火始炎炎釋文炎音豔正與洛誥釋文音豔同炎音豔者讀爲爓也以廣韻推之陸法言切韻爓音以贍切燄音以冉切燄不音豔也衛包因釋文音豔妄謂炎燄爲古今字而改之陳鄂並改釋文之炎爲燄唐石經左傳不誤今板本亦改作燄葢不考說文爓燄各字妄謂燄即爓字可音豔耳集韻五十豔炎燄爲一字以贍切取宋初未改釋文衛包已改尙書合和爲說也此可爲未改尙書作炎之一證今文作炎炎者漢書敘傳炎炎燎火亦允不陽炎炎二字用此經文葢夏侯本如此一作庸庸者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顏注庸庸微小貌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之則至熾盛矣段云炎庸雙聲故相通借侯康云左文十八年傳閻職齊世家作庸職說苑復恩篇作庸織閻古讀如豔詩小雅豔妻煽方處漢書谷永傳作閻妻是也○厥攸灼敘弗其絕者釋文敘絕句馬讀敘字屬下句矜騷附句釋詞其語助也廣雅釋詁灼熱也言火始起雖微其所延熱炎敘逮及不可遏絕孫云釋詁敘緒也謂火所熱端緒不可絕言戒愼朋從當如防火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厥若彝四句今文無徵○厥若彝云云者楚詞王注撫循也戒成王其順常法及循故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官欲不改其政與其臣也

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裕之德則汝長有譽之辭於後世○往新邑五句今文無徵○往新邑云云者言今王往新邑惟使諸

臣向就有官思盡其職顯爲有功勿怠其事惇厚廣大以成寬裕之治則汝永有闇譽之辭於後世矣段云嚮當爲鄉衞包改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已平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今文無徵○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者已以大誥例之今文亦當爲熙數辭也言汝惟沖子卽政之始還事當思其終庶幾愼終於始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今文無儀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今文與古文同一無惟字○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者釋詁辟君也享獻也諸侯各君其國故云百辟雖同一享而有不享者非以物之豐儉爲衞當各敬心識之○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者書疏引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儀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令文同者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引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又永傳載永對曰絕卻不享之義詁字亦用此經文一無惟字者鹽鐵論散不足篇書曰享多儀不及物曰不享與孟子告子篇引書無惟字同趙岐孟子注云享多儀謂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與鄭說大同經言享因助祭而享見谷永爾引告就神之享祀言或今文家有此說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惟

不役志于享三句今文無徵○惟不役志于享者與孟子引書同言於享獻之事未嘗用心故孟子謂其不成享也凡民惟曰不享云云者天子以禮飭正諸侯則自上化下而民莫敢不敬果有是不役志於享者天子不識不言羣下見之皆生慢易怠忽之心凡民闕之亦惟曰不享可也如此則事有不爽差侮傷者乎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我爲政常若不暇汝爲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敎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乃惟孺子頒三句今文無徵○乃惟孺子頒者說文頒作攽云分也从攴分聲周書曰乃惟孺子攽段云許所據壁中故書也釋文頒馬云猶也猶下奪文亦當是分字朕不暇聽乃惟孺子頒此倒裝文法書疏引鄭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朕攽汝于棐民彝者言我攽汝惟在輔民之常法無他道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爲可長○汝乃是不蘉二句今文無徵○汝乃是不蘉云云者釋文蘉馬云勉也書疏引鄭同玉篇苜部蘉下云周書曰汝乃是弗蘉不作弗說文無蘉字錢大昕云釋詁孟勉也爾雅所以訓釋六經孟之訓勉他未有見蓋孟之古音近芒洛諧蘉字本是孟字故鄭王僞孔皆訓勉江云淮南氾論訓孟卯戰國策作芒卯先謙案是者承上文輔民常法言之初政以安民爲要安民惟在以常法輔之使各守正樂生不待別求異術汝若是之不勉乃是惟不久長哉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厚次敘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篤敘乃正父三句今文無徵○篤

敘乃正父者咎繇謨惇敘九族篤敘猶惇敘也釋詁惇篤皆訓厚正長也正父蓋父行所尊長者若曹叔成叔康叔聃季及召芮畢毛之屬皆是篤敘正父而親之躬行孝弟以化民卽所以輔民之彝也罔不若子不敢廢乃命者罔不若予與上文如予義同言予厚敘同族汝當以爲法無不若子則正父諸人皆親睦敬恭無敢廢棄汝之命或以無不順我敎臣下自不敢廢汝命或以爲無不如我正長之官皆非**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敎化哉如此則我其退老明敎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汝往敬哉四句今文無徵○汝往敬哉者汝往新邑惟以敬事爲主茲子其明農哉者將退老也大傳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耰鋤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書疏略引傳文云是敎農人以義也孫云鄭彼注云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此大學小學造人之法周公致仕則爲上老稱父師故欲明農皮云孫說過泥大傳所云父師少師乃大夫士之事非周公所當爲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蓋以三公退老者爲之屬大司徒掌敎農人之事周公致政當爲鄉老故曰明農大傳所云乃推廣言之耳公卽致政豈得歸鄉里坐門塾爲大夫士之事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彼彼新邑言新邑之我民企望恩澤能於彼寬裕以待之使咸樂其生則聞風者無遠皆至矣

王若曰公明保子

孫星衍引此文作「進受命於周公」。

沖子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〇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今文無徵〇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者江云此下僞進周公往日居攝之功非謂自今以後知者以下文明光于上下云云贊美公德是謂已然之效則此經明保右我沖子亦指當日言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畱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襃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訓字〇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今文無徵揚文武烈今文作揚文武之德烈〇公稱丕顯德云云者說文稱揚也丕顯猶不顯丕不皆語詞釋詁烈業也揚續也言公稱揚前人之顯德以予小子繼續文武之德業餘詳下**奉荅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〇奉荅天命和恆四方民古文也今文荅作對恆下多萬邦宇居師無徵〇荅作對多萬邦宇者大傳云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弁者有文爨竈者有容椓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廧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恆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鄭注辟法也摶弁或作振非當言拚帚杙者繫牲者也模繡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椓文章之範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

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玉音金聲言宏嚴之調也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假讀曰播播然變動貌子成王也執鼎俎刀匕卑賤者尚然而況尊貴者乎陳云漢書王莽傳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案周公追祖文王而宗武王莽仍言宗文王者蓋公雖已制禮於時未用俟成王卽政而後行之觀此經下文王曰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治而向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乃政殷禮行周禮與召誥用牲不言邑者不同是祖文宗武在成王卽政後舉行益明矣荅作對者荅對雙聲字詩兩無正聽言則荅漢書賈山傳作聽言則對可證荅對通用詩箋對配也易彖傳恆久也言上以奉配天命下以和恆萬邦四方之民安居其眾江云和則相親易繫辭有親則可久是和恆之義也釋詁師眾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

文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〇惇宗將禮今文無徵稱秩元祀咸秩無文今文與古文同〇惇宗將禮者言公惇厚宗尊此大禮也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者蔑東觀書章帝議增修羣祀宗詔引此經如此稱舉也舉秩大祀其餘咸次秩之言敬承公誥遵行之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於四方古文也今文明光作光明施下無于字〇明光作光明施下無于字者大傳云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

文王之鮮光而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
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大傳咯說載東郊迎日辭曰明光于上下
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大戴禮公冠篇同陳云此三句古有是語
而成王以之贊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文選豪士賦序
云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焉蒙上文周公言之也
潘勗冊魏公九錫文云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皆用洛誥
而竄易
其文
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四方旁來爲徵敬之道以
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
武所勤之致言化洽○旁作穆穆今文與古文同迓衡不迷文武
勤教今文無徵○旁作穆穆者引見上揚雄劇秦美新同段云古
文例用方今文例用旁古文尚書作勤施于四方方作穆穆今文
作勤施四旁旁作穆穆皮云段說非也四方者方面之方自應作
方旁作者旁溥之旁自應作旁非可以古文作方今文作旁例之
謂一皆作方一皆作旁也且四方字履見經傳無有作四旁者豈
皆古文無今文抑豈皆後人改之邪段改旁作爲方作以爲古文
失之專輒亦未可依其說改四方爲四旁以爲今文也蔡邕東鼎
銘勤施入方旁作穆穆又楊公碑旁施四方維明方旁字皆分副
甚嘶釋詁穆穆美也旁作穆穆者旁溥爲穆穆之美化也○迓衙
不迷者魏志文帝紀裴注引延康元年詔引衡衡不迷明迓舊作御
文選卷五十二五十五引鄭云稱上曰衡鄭陽傳懸衡天下如滑
注衡稱之衡懸法度於其上是也言其稱物如衡日過萬幾而無
所迷惑皮云此句或以舜在旋璣玉衡烈風雷雨不迷比之公之
攝猶舜之攝也釋文迓五嫁反馬鄭皆音魚據反段云偶孔訓迎
則讀爲迓馬鄭訓與讀如字衙包依孔訓改御字作迓關實改釋

文大書作迓以合衙本而小字仍之不思令音迓可五嫁不可餞據也○文武勤教云云者莊述祖云文王之勤武王之教皆予沖子早夜敬慎奉祀者也江云詩六月文武吉甫崧高文武是憲傳皆訓爲有文有武此解當同言公有文有武又勤教於下我沖子安受其成惟早夜慎其祭祀而已於義亦通

予沖子夙夜毖祀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予沖子夙夜毖祀今文無徵○說見上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王曰三句今文無徵○王曰云云者釋詁棐輔迪道篤厚若順時是也言公之功輔道我者厚矣我無不順是而行謂無事不敬奉公教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王曰公五句今文無徵○王曰公云云者釋詁辟君也言我小子其退即君位於新邑我將命公後矣請封伯禽也王意立公後而留公相王朝也江云左宣三年傳成王定鼎于郟鄏蓋在此行時王城初建周公欲尊異之於天下故請成王正王位于新邑此即辟于周是爲有事而特行定鼎及即政頌禮樂皆其時之大事事訖即退居西都也知者据周本紀贊云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解詁云拜謂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生以魯國供養焉

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日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籍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有王功故半天子也周公聖人德至厚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同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說苑敬愼篇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後漢申屠剛傳剛對策曰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東觀記日昔周公豫防爲首先遣伯禽受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己尊寵不加其後此皆今文家說而其義不同蓋使天下一心於周又不使伯禽更襲尊寵兩義皆當有之皮云宋人以命公後爲命公畱後治雒史記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是公沒於豐漢書杜欽傳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皆不言畱後治雒且畱後乃唐宋以後官號三代將無此名毛奇齡已辨之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四方迪亂三句今文無徵○四方迪亂云云者釋詁迪進亂治也言四方雖進於治倘未定宗禮須之天下江云宗禮言禮爲天下所宗尊無敢達倍故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是也○亦未克敉公功者說文敉撫也周書曰亦未克敉公功讀若弭小親疏引鄭云敉安也廣雅釋詁保安也保卽敉或字言公功至大我亦未能有以撫安之公不可遽舍而去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公畱敬道將助我其令已後之政監篤我敢事眾官委任之言○迪將其後二句今文無徵○迪將其後云云者說文將扶也士事也言公惟當道進扶助於其後監臨我治事之眾官

誕保

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誕保文武受民今文無徵亂爲四輔今文當與古文同○誕保文武受民云云者大保安我文武所受於天之民治爲我之四輔言留公以此任處之誕保文武受民與下文言承保文顧受命民義同亂爲者蓋當時有此語下文亂爲四方新辟句法與此同今文同者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顏注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下引此經禮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也王莽爲漢設四輔官自爲太傅幹四輔之事漢策莽曰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蓋用今文之說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祿鄰其祿視次國之君也大戴禮干乘篇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於四體又保傳篇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亡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後漢桓郁傳竇憲疏曰昔成王幼少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皆謂是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

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王曰公

定二句今文無徵○王曰公定者釋詁定止也謂公其留止予往
已公功肅將祇歡者往謂往日論語往者不可諫是往日爲往也
已吕字同已當爲吕說文肅持事振敬也詩箋將奉也釋詁祇敬
也說文歡喜樂也言我往日以公之功推肅以奉之敬以樂之

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

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
公無困哉古文也今文哉作我無一作毋我惟無斁三句今文無
徵○公無困我者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周公雖老猶在京師
明不雒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續漢祭祀志劉注引
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歷思有所承公無困我
無一作毋者漢書元后傳王鳳乞骸骨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毋
困我顏注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皆用今文周書
祭公解王曰公毋困我哉兼有我哉二字疑古文無我字語意不
完○我惟無斁云云者江云言我惟無有厭倦其安
事公勿替有廢俾儀型於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

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周公拜手稽首曰三句今文無徵
○周公拜手稽首曰云云者言王命我來承奉保安文王受命之
民也詩維天之命疏引鄭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
德稱文祖也皮云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
堂也鄭以文祖即是明堂本尚書帝命驗緯書雖與今文義合然
向以解堯典之文祖不可以解洛誥之文祖唐虞曰文祖周曰明

堂公不應近舍周名而遠康古制祖文宗武雖在明堂然以此經文義論之與明堂無涉此云文祖下云烈考武王則文祖即是文王似不必牽引明堂文祖之解先謙案皮說是**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敍成王酉己意○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今文無徵○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者釋詞越猶及也詩雝疏引鄭云烈咸也莊述祖云說文侯下云古文以為訓字尚書當是本作侯後改作朕字孫云釋詁弘大也弘侯者大訓也大傳有云以揚武王之大訓莊說是段云僞孔訓恭為奉則其字本作共衛包改恭也先謙案弘侯共倒裝文法言及汝光烈考武王共奉其大訓也作雒本武王之命故公云然**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孺子來相宅二句今文無徵宅當作度獻當作儀○孺子來相宅云云者言孺子既來相宅定居於此其大惇厚典常於殷賢民皐陶謨勑我五典五惇哉五典即五常也庶殷之民中有賢者厚於五常之性則我當別異之使厚者益大歸於厚今文宅為度獻為儀者以它篇例之當然**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亂為四方新辟二句今文無徵○亂為四方新辟云云者亂治辟君作為也言出治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萬世恭敬之王稱首焉**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曰其自時中乂三句今文無徵邦當作國○曰其自時中乂云云者曰

聿時是也聿其自是土中出治萬邦咸被休美則惟王其有成功矣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

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四句今文無徵○予旦以多子越御事云云者子男子之美稱多子謂衆卿大夫釋詞越及也釋詁烈業師衆孚信也言予以衆卿大夫及治事諸臣篤厚前人已成之大業以答其衆民之望爲周家萬民尊信之臣稱首焉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

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君土中是文武使己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

○考朕昭子刑四句今文無徵○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者詩維天之命疏引鄭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釋文引馬云單丁但反信也故案釋詁考成刑法也大戴禮盛德篇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月令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所云青陽左个至元堂右个合之一明堂也天子南面聽天下順四時之德以出治是明堂之德也云祀五帝者月令春帝太皞夏帝炎帝中央帝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也太皞之屬五人帝配明堂五色之帝郎黃神斗赤熛怒白招拒叶光紀靈威仰之神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彼注云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是明堂禮爲祀五天帝五人帝而以文武配食之處所以祀之者爲用其法度也王鳴盛云鄭以周公制禮六典爲用明堂法度者太宰掌建六典曰治典敎典禮典政典

刑典事典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嗇懲
好惡以順天法也冢宰以成道司徒以成德宗伯以成仁司馬以
成聖司寇以成義司空以成禮六官六政以御天地人事據大傳
居攝六年制禮而詩斯干疏引鄭志荅趙商張逸二條皆謂周公
於洛邑建明堂是制禮用明堂法也損益之者論語馬注所損益
謂文質三統是也先謙案呂覽明理篇高注盡極也上文文祖鄭
釋爲明堂與此經同但上文祖卽是文王此文不容遠引明堂韓
致文義隔閡經言成朕所用明子之法度乃爲盡極文王之德於
天下是此文祖仍當訓爲文王惟所用明子之法度卽指公制禮
六典而言亦卽古明堂遺法不必訓文祖爲明堂始爲符契鄭說
也王祖郊云馬訓單爲信者謂考成明子之法度乃尊信文祖之
至德則亦以文祖爲文王單亶字通詩天保俾爾單厚釋詁某氏
注作亶般庚誕告用亶釋文馬本作單詩常棣傳亶信也馬讀單
爲亶故訓爲信鄭義乃古文異說馬蓄承用今文說也○伻來毖
殷乃命寍者毖猶告也詳見大誥言使我來誥告庶殷者乃命自
寍王也詩何彼襛矣疏引鄭云周公謂文王爲寍王成王亦謂武
王爲寍王此一名二人兼之孫云謂武王爲寍王尙書無其文鄭
言此者周書度邑解云武王曰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
嶽丕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周本紀王曰定天保依
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
方明自洛洮延于伊洮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
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無遠天室嘗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嘗
洛乃武王之意此毖殷乃受命於武王也先謙案大誥云不可不
成乃寍考圖功寍考實謂武王武之稱寍尙書未嘗無文此寍王

亦自周公稱之疑鄭說成王二字衍營洛乃武王意而兼及文王者文王始受命故亦推本之書疏引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愼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謂寧爲安不依鄭說王先惠云乃命寧當連下予字爲句上文云亦未克敉公功又云其康事公勿替敉康皆訓安敉公康公卽寧公也故公承王命以寧予爲詞詩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是秬鬯以賜重臣祭禰雖有明禋曰者王命之詞兩予字兩禋字相應文義甚順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而說之○予以秬鬯二卣三句今文無徵○予以秬鬯二卣云云者大宗伯疏及書疏引鄭云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秬者說文馨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也秬或作字鬯者說文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先鄭注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說文同又云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卣者釋器中尊也詩江漢秬鬯一卣曰明禋者大宗伯注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也說文禋絜祀也明絜義近故絜祀謂之明禋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是祀天地之名曰禋明堂祭五祀之帝與昊天上帝爲六天故知明禋爲祭五帝也五天帝五人帝以文武分配之故秬鬯各一卣釋言休慶也釋詁享獻也拜手稽首而慶獻之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經宿○予不敢宿二句今文無徵○予不敢宿云云者

書疏引鄭云旣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詩傳一有宿日宿不敢宿者秉心敬將事敬不敢經宿也孫云周書作雒解有太廟宗宮考宮注云太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據此是雒有文王武王廟詩清廟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事也不及后稷者大事格於祖禰經義皆然示承先志**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殷乃引考**汝爲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猒于汝德殷乃長成爲周○惠篤敘四句今文無徵○惠篤敘云云者釋言惠順也惠篤敘者江云惠其篤敘正父之道推以厚敘其臣民也釋詁遘遇也詩傳自用也詩思齊肆戎疾不殄傳云故今大疾害人者無有遘自疾言順施臣民無有遇用疾害人之政者釋文引馬云厭飫也說文厭飽也釋詁引長也考成也萬年飽飫汝德庶殷乃長有成績矣**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王伻殷乃承敘三句今文無徵○王伻殷乃承敘云云者言王使殷承順其敘將自是萬年其長觀法我周家子孫而懷其德矣**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旣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戊辰王在新邑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漢書律厤志引如此視釋文王在新邑馬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書疏云鄭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於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段云疑釋文烝下脫祭字江云冬祭曰烝據釋天烝是常祭不必特記此以洛邑新成行烝禮故記之**烝祭歲文王**

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烝祭歲今文與古文同王命作册今文册作策餘無徵○今文同册作策者漢書律曆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又云成王元年正月巳巳朔此命伯禽俾侯於魯之歲也詩維清疏引鄭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佚讀所作册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謂將封伯禽也是非時而特格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孫云祭歲謂歲朝朝享也詩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禰考告嗣位也騂即說文騂字檀弓周人尙赤牲用騂即大傳所云易犧牲也前文不言牲色蓋稱殷禮則用白牡矣爲周公立後必於廟者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下文云王入太室祼則此當在明堂明堂亦云文王廟即謂文祖也大戴明堂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告嗣位畢即可以封周公後蓋一日之事俱即在明堂詩維清疏引洛誥此文及鄭注而云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位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祫祭文武者此言即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二公此二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已不嗣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羣廟以告己嗣位於祭之末即敕戒諸侯事訖乃更以禮祫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逸與佚同史其官偕周公太公召公俱爲成王四輔

者也皮云班志所引乃劉歆三統術歆以烝祭歲命作策爲一時之事在攝政七年十二月戊辰晦伯禽於十二月晦始受策則是年不得就國故俾侯于魯在成王元年劉歆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者乃麻家推朔之文又云伯禽侯魯者乃舉是年大事以紀歲之法故云伯禽俾侯于魯之歲非以元年正月己巳朔爲命伯會俾侯于魯之日也鄭課會劉旨以命伯禽爲卽元年正月朔日之事故以烝祭上屬云歲文王騁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茲以經文孜之經云戊辰有日無月在十有二月有月無年於未結之曰惟七年則當爲七年十二月戊辰日無疑古人文法多例裴故先日次月又次年王命周公後四句文法一氣命後作策文已見前然封周公乃大事故又複舉其文云王命周公後作策逸誥在十有二月謂命後作策在十二月之戊辰日也而十二月爲七年之十二月故又總結之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據此文足知此篇以上皆周公居攝時事以下則周公致政後事故下多士篇首卽變其文云周公告商王士王若日異於前之周公稱王此古史之文所以簡而明也若以今人文法例之則當以十有二月列戊辰之上而以七年冠於篇首然尚書二十九篇惟洪範金縢篇首冠以年而年月日不悉具則古史書事與今人異鄭以烝祭與歲分爲兩時兩事作策旣屬元年正月下文何以云王命周公後作策逸告在十有二月惟七年乎卽以十有二月惟七年屬戊辰烝祭言之然年月日語氣隔絕而以次年正月封周公一事橫亘於中首尾決裂且作策命後已見於前王命周公後二句旣不連在十有二月言之無故複舉其文毫無意義古史書事當不若是之拙如鄭說非將經文顯倒移

易其義萬不可通諸家曲通鄭說然以經文案之無一通者釋文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是馬同劉說今文義當如是僞孔以烝祭與告文武爲一事其說較鄭爲優而以烝祭歲爲十二月之明月與漢志不合則亦失之先謙案據漢志劉歆引經以烝祭歲爲句是今文家舊讀如是書疏云自作新邑以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云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云歲耳王鳴盛云知戊辰是十二月者以是日烝祭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首時月孟月也十二月於周爲季冬於夏正爲孟冬是首時也致春秋隱六年經書秋七月公羊傳云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是首時謂周之孟月必知晏子所言首時是夏孟月非周孟月者禮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鄭注記魯失禘所由也魯之宗廟猶以夏之孟月耳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譏亟也何休注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又左桓五年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是夏之七月十月於周爲九月十二月也然則四時之祭皆以夏之孟月此十二月正當其祭之月故知戊辰是十二月日也若然則以戊辰爲晦日安見其不然乎劉歆據召誥三月丙午朏以推而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致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洛誥是七年事歆以二篇月日爲一年內誤矣則其所推安得不誤疏以爲冬祭必用仲月援仲冬大閱享烝爲證豈知彼注謂是月令季秋祭會之事本非大烝之祭也先謙案江聲亦據大傳周公攝致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以爲召誥洛誥不在一年內以駁劉歆據三

月丙午朏推戊辰爲十二月晦之誤與王說同但大傳云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封康叔在四年而康誥篇首已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蓋遷殷民於洛封康叔於衛皆一時之事故建侯衛營成周於四五年連言之營洛大事非必經歲卽成公於四五年定其謀七年乃藏其事耳故周本紀略云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周公卒營築居九鼎焉作召誥洛誥是召洛二誥皆爲七年將致政時所作史有明徵大傳云五年營成周未嘗云五年作召誥也玩二篇文勢相接不得相隔二年然則劉據三月丙午朏以推戊辰爲十二月晦何嘗誤乎劉以烝祭歲命作策爲一時之事稽合時日無可疑者周書小閒武解孔注四時終則成歲釋天孫注四時一終曰歲行烝祭禮於歲終故云烝祭歲也旣畢時祭之禮且以封周公後於魯告文武之神作冊後命史佚讀冊文而已書疏云亂是讓書之名故云亂冊至明年正月卽政始降伯禽侯魯之命情事至明皮說精當惟云伯禽於十二月晦受策蓋失之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淸廟祼鬯告神○王賓殺禋咸格二句今文無徵○王賓殺禋咸格者江云王賓謂助祭諸侯郊特牲云諸侯爲賓灌用鬱鬯是諸侯有爲賓於天子之義詩臣工篇遺助祭諸侯之詩也鄭箋云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是天子於助祭諸侯以賓禮待之故云王賓皮云據大傳虞傳云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此言禹受舜禪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上考舜受堯禪唐爲虞賓之故事也受終在文祖文祖卽周之明堂中有大室故曰大室之義周公攝王遂周書武王有

兄弟相後之命公不受而復致政其義同於禪讓故用禪讓之禮公居賓位成王爲主人王賓即屬周公受終在明堂故云王入太室祼正與尚攷太室之義唐爲虞周義同先謙案皮說今文義當如此殺者殺牲殺禋者江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殺牲則取膟膋合蕭與黍稷燔之煙臭旁逵故曰殺禋釋詁咸皆格至也言王與賓於殺禋之時皆至於廟○王入太室祼者釋文引馬云太室廟中之夾室據月令太室在明堂中央左青陽右總章夾之也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堂則曰明堂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故書疏引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也江云言祼於殺禋之後則非祼地降神乃祼尸也禮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司尊彝鄭注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今文無徹○王命周公後云云者重其事特復舉之而書在十有二月者因上止書戊辰月不具互相備也作冊今文爲作策誥者告神即上所云惟告周公其後也誥告字同大祝三曰誥杜注誥當爲告書亦或爲告是其證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以下史所終逺○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今文與古文同○在十有二月者漢志引三統術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是今文有在十有二月之證此文上屬爲義○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漢志載三統術引洛誥文如此現言公大保安文武所受之命惟七年乃反政成王也誕保文武受命與上

文誕保文武受民句例同又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卽其義也釋文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詩文王疏天官序官疏引鄭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大傳云周公七年致政禮明堂位周書明堂解史記魯世家漢書律厤志韓非子說難淮南齊俗訓皆云周公居攝七年韓詩外傳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說苑尊賢篇周公攝天子位七年漢書王莽傳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皮乃定皆今文說也皮云文王得赤雀見尚書中候我應武王俯取白魚見中候合符后春秋璇璣鈐大傳五行傳史記周本紀漢書董仲舒終軍傳王逸楚辭注其說略同論衡初稟篇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王充所引乃今文家博士之說雖充不取其義然亦可見今文家說與鄭說同緯書多同今文之義鄭據緯書故同今文說也中候譴洛戒云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阼卽攝七年歸政於成王太平制禮作樂而治鸞鳳見蓂莢生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所告者卽眾士故以名篇○書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周紀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今古文說同魯世家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據此則是篇作於周公奔楚成王迎歸之後俞正燮據左傳魯哀公適楚夢周公祖而行以證周公有奔楚之事其說甚塙餘互見金縢史公云公恐成王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誥戒成王其詞明顯多士雖誥殷民篇中嗣王誕淫厥佚天命不保諸語述紂事卽以儆成王故史公云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眾士○惟三月三句今文無徵○惟三月云云者書疏引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新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眾士以撫安之鄭云元年三月者因此篇列洛誥後事在致政後可知故以為慰諭殷民之三月必係成王元年又鄭不信奔楚之說道

改爲居東併管蔡流言成王信讒爲一事則致政告多士可以相連而及今案弃楚之事蒙恬傳與魯世家同史公親問故孔安國載入史記不得因略似金縢藏策聽斷以爲無其事若謂弃楚不可信豈鄭君於數百年後取金縢亳姑傳合之文採亂事實改弃楚爲避居東都便可信乎世家言成王用事人譜周公當是卽政未久之事弃楚復反卽使王悔悟至速亦已隔年則告商王士不在元年明矣成周工竣方遷殷民安集之餘始行誥諭其聞容或稍需時日以爲必元年事亦未然也僉機云王士二字連文王士之稱猶周易言王臣春秋書王人傳稱王官其義一也周書世俘解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此王士二字連文之證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卜〇王若曰爾殷遺多士今文無徵

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〇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今文無徵〇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者釋文引馬云秋日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王引之云大誥日弗弔天及此弗弔旻天俱當連讀言此不祥善之旻天也詩節南山云不弔昊天箋弔至也至猶善也左襄十三年傳君子以吳爲不弔言伐人之喪不祥郎越語云助天爲虐者不祥是也孫云漢書五行志載左哀十六年傳旻天不弔應劭注旻天不善於魯僞傳以不弔絕句解爲不至固不安翟義傳顏注云不爲天所弔憫亦於文義不協皮云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秋日旻天白虎通四時篇同說文旻秋天也虞書日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所引虞書蓋郎尚書大傳之說馬亦用今文義江云馬意上文言三月是年春建寅之月而舉秋時之天號故云言降喪故

有取殺義而稱旻天也案詩大小雅三言旻天旻天疾威取威罰之義於雨無正則云降喪饑饉召旻則云天篤降喪二詩稱旻天亦皆言降喪故馬云然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者釋詁右勵也右佑同勵卽助也言天有命而我有周助天行之聘禮鄭注云將猶奉也

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王黜殷命終周於帝王○致王罰三句今文無徵○致王罰云云者言致王者之罰勅正殷命終于末帝受據史記本紀夏殷皆稱帝殷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肆爾多士二句今文無徵○肆爾多士者釋詁肆今也呼多士而誥之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者釋文弋馬本作翼義同書疏云鄭王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助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女殷之王命段云弋翼古音同在第一部訓取者讀翼爲弋也僞孔作弋者因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先謙案僞傳本出王肅手於今文注既訓翼爲取因徑改古文本作弋以助其說也詩騶虞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是翼有驅義江云周起於百里故云我小國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天不右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天不畀四句今文無徵○惟天不畀云云者釋詁畀予也說文弼輔也孫云釋言允佞也論語罔之生也幸而免何注罔誣罔也孔安國論語注固蔽也呂覽高注亂惑也言惟天所不畀予者佞罔蔽惑之人故

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惟帝不畀三句今文無徵○惟帝不畀云云者帝亦天也釋詁秉執也釋文畏一音威案畏威字同明畏即明威也言惟天帝所不畀者仍驗之我下民惟民所秉執所作爲即知惟天之明威矣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我聞曰上帝引逸今文與古文同逸一作佚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今文無徵○今文同者論衡語增篇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天下治逸一作佚者論衡自然篇天地無爲至德純渥之人禀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此今文家說也釋詁引長也周公自述所聞之言上帝上古之帝者承安無爲長久逸樂君民同享故知是舜禹也有夏不適逸則者廣雅釋言適悟也古帝則天無爲故能引逸有夏桀不悟引逸則天之道勞擾衆民不安其生惟天帝升降所鑒察也格同假釋詁假升也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背棄于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嚮于時三句今文無徵○嚮于時者釋文云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今從之言天帝降假未嘗不向於是邦也嚮本當作鄉衞包所改夏弗克庸帝者桀弗能用帝命也大淫泆有辭者廣雅釋言淫游也衆經音義五引倉頡云泆蕩也上言不適逸則謂勞民至大淫泆則其惡愈著有

罪狀可指說也釋文泆泆音逸又作佾馬本作屑云過也衆經音義二十三佚古文泆同淫泆者有過義故馬作屑仍訓爲過也說文屑動作切切也方言屑勞也孫云多方紂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與此文相似則泆卽屑聲相近之異文也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天命下致天罰○惟時天罔念聞三句今文無徵○惟時天罔念聞云云者言桀自取滅亡惟時天亦不念聞佑助之其惟廢[illegible]大命降致誅罰而已詩傳元大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乃命爾先祖二句今文無徵○乃命爾先祖云云者易雜傳革去故也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故以革爲更改之義臯陶謨焉鄭注才德過千人爲俊此俊民義同詩傳甸治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古文也今文作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者魯世家引多士文如此罔無故訓字釋詁率循也循祀神之常典無敵廢墜又能自明其德以治民也帝乙今文家以爲祖乙見酒誥疏據殷本紀武乙爲偶人射天震死不當謂之明德恤祀故以爲帝乙當是祖乙也詩文王鄭箋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亡也以帝乙爲紂父此古文說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

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illegible]○亦惟天丕建三句今文無徵帝罔不配天其澤今文與古文[illegible]○亦惟天丕建云云者言亦惟天大建立之以安治有殷殷王[illegible]無敢自失失讀曰泆罔敢泆與下誕淫厥泆相對爲文古失與以泆逸並通用帝罔不配天其澤者魯世家帝無不配天者史公[illegible]舉其文據此知帝字下屬爲句其澤者言其帝之世澤皆可配天也劉云蓋子說三統之前惟而遠之稱帝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詩文王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傳帝乙以上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在今後嗣王今文與古文同誕罔顯于天二句今文無徵○今文同者魯世家作在今後嗣王紂誕罔顯于天云云者言紂大不明於天道況其能聽念先王勤勞國家之訓乎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古文也今文泆作佚○泆作佚者魯世家作誕淫厥佚眾經音義二十三佚古文泆同淫過也紂大過其佚樂謂無節史記集解引馬云紂大淫樂其逸佚逸字同罔顧于天顯民祇者魯世家作不顧天及民之從也此史公說經意也天顯者天之顯道康誥云弗念天顯是也罔顯天道是不顧天之從否釋詁祇敬也民敬則服罔顧民祇是不顧民之從否也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敬之也又引馬云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天顯民祇串說似非經意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時

上帝不保二句今文無徵**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惟天不畀不明厥德今文無徵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今文當與古文同邦當為國○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者言大喪之所以降由不明其德者惟天不畀與之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者言不特殷紂為然凡四方小大國喪無非有可誅罰之辭天不耗罰也魯世家云其民皆可誅史公說此經意也段云其民皆可誅即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其說是也[illegible]論衡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引大傳當即此經之義周書世俘解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孟子滕文公篇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滅國者五十此四方小大邦喪之證**王若曰爾殷多士**○王若曰四句今文無徵

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王若曰云云者言爾殷多士敬聽之今惟我周王大善承奉上帝之事詩箋靈善也**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有命日割殷告勑于帝今文無徵○有命日割殷云云者割殷與湯誓率割夏邑同義謂剝取之言天有命日汝割取殷邑勑同飭詩傳云正也禮大傳坶之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是武王克殷告祭於天經云告勑于帝謂此事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

佗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惟我事不貳適二句今文無徵○惟我事不貳適云云者釋詁貳疑也江云禮雜記鄭注適讀爲匹敵之敵論語里仁之篇釋文適鄭本作敵是古者適敵同字通用故以適爲敵也今從之言惟我周之事順天而動既封武庚不有疑貳與爲讎敵之意今武庚畔惟爾王家乃與我周爲敵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其曰三句今文無徵○予其曰云云者我其曰惟爾武庚大無法度我不爾動也難發自汝邑耳白虎通京師篇曰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此言自乃邑下言天邑商是殷稱邑之證也王鳴盛云孟子引書臣附于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言新邑洛下文朕作大邑於茲洛對商士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予亦念天二句今文無徵○予亦念天云云者江云大司馬曰賊殺其親則正之鄭注正之者執而治其罪王霸記云正殺之也詩傳即就也釋詁戾罪也肆故也言予亦念天就於殷降此大罪戾乃爾王家運命致然非以爾多士之由故不正爾多士釋所以不誅而遷之之意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從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王曰猷告爾多士二句今文無徵○王曰猷告爾多士者段云猷道也道導也猷告者導告也僞傳釋爲以道告汝眾士非僞周官云若昔大猷正與僞傳出一手予惟時其遷居

西爾者時是也殷民在朝歌地今遷於成周是從東北遷於西南故云遷居西**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今文無徵云時惟天命今文作惟天命元○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者多方云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奉猶秉也言非我天子秉德不安靜是惟天命使然維天命元者漢石經殘碑如此無下無違二字王鳴盛云无誤為元脫違字段云此今文尚書然也漢石經無不作无王說非皮云天命元謂天之元命上云厥惟廢元命元命即命元也**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云○無違無我怨今文無徵朕不敢有後今文與古文同○無違我云者詩傳違去也言汝無違去此遷所我不敢有後命誅責於汝汝無以遷故而怨我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朕不敢有下■**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惟爾知四句今文無徵○惟爾知云云者言殷革夏命之事殷之先人冊典具在惟爾所知非我周冊舉也說文冊下云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典下云从冊在六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也然則典冊總謂書籍之名**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眾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今爾又曰三句今文無徵○今爾又曰云云者謂殷士有此怨言釋詁迪進也服事也寮官也僚同寮詩箋簡擇也言殷革夏命時夏之人有進擇在王庭而大用者有服事在百官而小用者專前事

以形周之不用殷士或謂迪簡在王庭是封夏王之後對箴武庚言案武庚叛誅不得以此爲周咎且時已封微子其說非也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一人惟聽用德今文無徽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今文當與古文同○予一人惟聽用德者廣雅釋詁聽從也言我周王非不以用人爲急惟有德者從而用之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者肆故也故予亦嘗敢旁求爾賢士於商邑非不留意訪察爾多士惟無德之患勿以不用爲患也天邑商者尊仰之詞書疏引鄭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詩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又云帝立子生商是也今文當同者漢班固典引革滅天邑蔡邕注天邑天子邑也天邑二字用此經文是今古文同之證

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予惟率肆矜爾古文也今文肆矜作夷憐非予罪時惟天命今文惟作維○予惟率肆矜爾者王引之云率同聿詞也左傳杜注肆緩也言我惟綏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肆矜作夷憐者論衡審虛篇人君罪懋初闓之時怨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棄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段云此今文尚書也夷肆古音同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第十二部矜從令聲讀如鄰自誤從今聲而古音亡矣俞樾云行夫注夷發聲是夷乃語詞予惟率夷憐爾者予惟率憐爾也率者用也詩思文帝命率育傳率用也今古文字異義同肆亦語詞予惟率肆矜爾者予惟率矜爾也僞傳解率肆爲循殷故事失其義

矣凡尙書肆字如肆予肆女之類皆可以語詞讀之解者或訓爲陳或訓爲故胥失之矣先謙案王兪說並通至論衡云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經言殷應指武庚無預是事自是屬文之誤非予罪時惟天命者言商家之滅非予罪過是惟天命使然爾多士爲爾王家所註誤其爲周王所矜憐更不待言矣今文惟作維者石經殘碑作□□罪時維天命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曰多士古文也今文曰下多告爾字昔朕來自奄二句今文無徵○曰下多告爾字者石經殘碑作王曰告爾多吓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者說文奄作𨛜云周公所誅𨛜國在魯續漢郡國志魯國奄國劉昭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祥舍中民傳言魯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周紀正義引括地志云兖州府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案曲阜今山東兖州府屬縣史記集解引鄭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與說文皇覽不同淮夷北境亦即魯七百里之地也來自奄者謂攝政誅管蔡踐奄時事四國者管蔡商奄大降爾民命者謂我大下敎命於汝四國民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以王命告四國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命又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與此同也孫云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作多方書疏引鄭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謂編在多士無逸君奭之後也案周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踐奄亦在多士無逸之後與上文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不同時誅管蔡在攝政時踐奄在七年歸政後蓋史公用孔安國古文說管蔡流言周公不避居而以成王命伐誅武庚及三監及七年反政有譖公者成王疑之公乃奔楚成王開金縢悟迎周公歸乃作多士無逸管蔡流言時奄君亦與知尚書大傳載其事其時未及誅奄君及反政後又有譖公者當即奄君故蒙恬云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當謂成王踐奄也若大傳云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則踐奄者周公與書序所言成王征及成王歸自奄不合此今文異說且大傳有揜誥在君奭後百篇之序所無疑揜即奄也王應麟以爲即成王征案奄既滅於攝政三年此時又何誥俱不可解經言大降爾四國民命疑即揜誥皮云孫說非也伐奄非一次一是周公踐奄見大傳一是成王踐奄見史記伏生史公各載其一大傳不及成王踐奄史公不言周公踐奄文不備耳非因一事而說傳重出也此云昔朕來自奄乃公自言三年踐奄之事周公雖代王言亦可自述己事史記引書序說多士在成王踐奄前若屬成王踐奄公不應豫言後來之事又不當云昔朕來自奄也僞孔傳云奄再叛再征攷之經文其說不誤帝王世紀云王既營都洛邑復居酆鎬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云奄又叛與僞孔義同僞孔傳即王肅與皇甫謐等爲之而此條實有據本之今文家說鄭誤合爲一故云編篇未聞經云昔朕來自奄爲公追述三年踐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爲管蔡商奄詩破斧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是毛公亦謂東征會踐奄與大傳今文合孫傳會以爲譖周公即奄君降四國民命即揜誥說皆無據且大傳明云踐奄謂殺其身孫既引大傳管蔡流言奄君與知又云其時未及誅奄君明背大傳之文安得反以大傳爲異說

乎大傳云奄君薄姑史記云遷其君薄姑疑前之奄君名薄姑後
之奄君遷於薄姑其地即蒲姑左傳所謂蒲姑商奄者人名地名
不妨相同鄭疑薄姑非奄君名江聲疑書序將遷其君于蒲姑于
字當衍皆未知其一人名一地名也周公誅奄君薄姑蓋不滅其
國誅君之子不立後之君奄者或亦薄姑之族今見周遷殷士疑
懼再叛成王再踐奄而遷其君故多士與將蒲姑篇文相連也先
諫案周公成王各有踐奄之皋皮說最塙皇覽云奄在曲阜是奄
創魯矣周以魯封周公此時不應尙爲奄據鄭云在淮夷北境較爲得
之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
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
順道○我乃明致天罰三句今文無徵○我乃明致天罰云云者
移同迻說文遷徙也釋詁遐逷遠也說文逖遠也古文作逷逖本
作逷衛包改之見牧誓廣雅釋詁比近也釋詁宗尊也言我乃明
致天之罰於四國之君移爾新邑遠於故士比近臣事以我爲尊
多遜順不背叛也段云遜壁中故書當作愻先謙案今文遜當作
訓釋爲順說詳康誥下同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所以
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敎命申戒之○王曰四句今文無徵
○王日云云者釋詁時是也申重也言予惟不忍殺汝恐汝復陷
罪戾故重命汝江云前歸自奄大降爾命故此爲重命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
賓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今朕作大邑
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古文也今文洛作雒惟作雒○洛作

雒者石經殘碑作上[illegible]茲雒段云漢人不以避諱改經字一字石經雖亡而多士篇雒字兩見可知伏生經文作雒不以火行忌水之故擅改經文也惟作維者石經殘碑作予維四方罔攸賓矜黝紂猎騂憒讀讀讀猾犧釋文引馬云賓卻也據此馬讀賓為擯言我作大邑於此洛汭之地以四方來者道里均我惟四方無所擯卻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六國從親以擯秦史記蘇秦傳擯作賓是賓擯古字通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非但待四方亦惟汝眾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古文也今文惟作維○惟作維者石經殘碑作亦維爾下[illegible]釋詁服事也言我於四方無所擯卻豈擯卻爾多士乎亦惟爾多士所有事奔走以臣於我者多能奉順耳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汝多為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爾乃尚有爾土二句今文無徵○爾乃尚有爾土云云者廣雅釋詁幹事也止居也幹當為榦言爾乃庶幾得有爾土爾乃庶幾安其事業與居止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

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為天所憐○爾克敬二句今文無徵○爾克敬天惟畀矜爾者以上文予惟率肆矜爾例之此矜今文亦當作憐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爾不克敬三句今文無徵○爾不克敬云云者釋文啻徐本作翅音同下篇放此無遜不啻不敢含怒鄭注云不但不敢含怒是啻訓但也此與上文有爾土皆謂還洛後所畀多

士之土偽傳云還本土非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

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今文無徵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今文洛作雒○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者以今文例之宅當作度江云宅爾邑謂安其居處則繼爾居不得復謂居處蓋言繼爾所居之業易文言象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是業可言居詩蟋蟀職思其居亦謂所爲之事爲居也今文洛作雒者石經殘碑作上　有年于茲雒言汝其有事業有長年於茲雒邑也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石經殘碑如此小子謂子孫與酒誥我民迪小子同義言爾子孫乃由此興盛是從爾遷始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言汝眾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王曰今文與古文同又曰三句今文無徵○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王王下□又曰者江云上有脫文此篇文體與多方相似多方末云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乃更云又曰此篇王曰下當亦別有一二語而後稱又曰今此不然故疑有脫文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論語鄭注或之言有也言今時予乃有言告汝汝其安所居哉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無逸成王卽政恐其逸豫本以所戒名篇○無逸爲周公作周紀魯世家同說見多士今文無作毋見魯世家云作毋逸又作亡見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雷意亡逸之戒逸作佚見周紀云作無佚大傳同又作劮見漢石經殘碑云毋劮于遊田皆三家尚書異文王應麟困學紀聞云無逸大傳作毋佚毋者禁止之詞其義尤切段云石經作劮蓋蔡邕斠酎古今而爲此字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古文也今文嗚呼作於戲無逸作毋佚○嗚呼作於戲者石經於篇末公曰嗚呼作於戲此亦當同下不復出無逸作毋佚者論衡儒增扁尙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嗇之艱難乃佚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當書疏引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慼勤之君子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據鄭本古文作嗚呼張謂勤勞弛謂逸豫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古文也今文穡作嗇逸作佚

則知小人之依今文無徵○先知稼嗇之艱難乃佚者論衡儒增篇引如此垷先知乃佚與一張一弛義合謂先勞後逸君之然後知之也則知小民之依者言小民依賴惟在稼穡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

稼穡之艱難

觀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古文也今文穡並作嗇○穡作嗇者漢石經殘碑作上闕稼嗇之艱難以此推之上句穡字亦當作嗇言觀彼小民其父母勤勞刱業其子孫安享其成乃不知先艱難後佚豫之義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

人無聞知

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爲逸豫遊戲及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古文也今文逸作劫諺作憲誕作延否作丕○逸作劫云云者石經殘碑作乃劫乃憲既延丕則侮厥下闕案乃劫二字上屬爲義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與上文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反對成義乃憲既延者謂其父母之憲法至延長否作丕者丕卽丕字詞也言侮慢其父母反謂昔人之無聞知據石經知否不字同可爲下文兩否則卽丕則之證魯世家云母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正說此經之義爲業至長久卽經之乃憲既延也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卽經之丕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今文義也段云今本作諺非也偶傳叛諺不恭疏云論語由也諺諺則叛諺案論語由也喭字从口集解引鄭云子路之行失於畔喭也釋文畔普半反本一作吽今本釋文

改大書吸字爲叛邢昺則依陸所見別本作畔喭此經文改喭爲諺傳疏改吸喭爲叛諺蓋始於衞包誤認喭諺爲古今字也吸喭二字在漢人當是常語論語王弼注喭剛猛也剛猛與不恭義略同史記仲尼弟子傳正義喭音岸則尚書亦宜音岸宋刊釋文云諺五旦反韻書諺無五旦反之音蓋唐初經文作喭故音五旦反天寶改喭爲諺至開寶又改釋文之喭爲諺而五旦之音未改刊注疏者改爲魚戰通志堂刊釋文改作魚變而此字之本作喭無可考矣此原委井然可言者

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昔在殷王中宗大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周公曰嗚呼今文作於戲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今文當作其在中宗在肆太宗饗國三十三年句下○今文作其在中宗者說見下漢石經殘碑作上■中宗魯世家云故昔在殷王中宗直接可不愼乎句乃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殷本紀帝太戊立殷復與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五經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詩君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皮云古文尚書說中宗不毀則今文尚書說當爲中宗亦以時毀可知匡治齊詩異義引作魯說蓋齊魯同義三家詩多與今文尚書合也漢書韋元成傳王舜劉歆議云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古文尚書說蓋卽出於劉歆劉歆又出於貢禹詩商頌疏引鄭云中宗謂大戊也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言大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今文與古文同度一作亮○今文同者魯世家作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寅

敬故訓字如寅賓寅餞寅皆作敬之例江云嚴恭在貌寅畏在心表裏純一也天命自度者圖度天命敬畏之實也度一作亮者石經發碑作嚴恭寅畏天命自亮段云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量音同自量猶自度也孫云釋詁亮信也言以天命自信釋文嚴馬作儼案嚴儼古通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古文也今文祇作震治作以○祇作震者魯世家作治民震懼不敢荒寧集解引馬云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段云祇震異部而音轉最近如臯陶謨祇敬夏本紀作振般庚震動漢石經作祇粊誓祇復之魯世家作振皆是也治作以者石經殘碑作以民祇懼下闕三家文異江云以訓用言用民常敬懼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古文也今文無之字有字享作饗○無之有字享作饗者魯世家作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享作饗與石經同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閒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古文也今文無時字舊作久爰作為○無時字云云者魯世家作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為與小人久勞于外者舊久義同積漢祭祀志注引東觀書云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敦煌長史武班碑云久勞于外與史記合是今文作久之證為與小人者為小人之事與小人相偕也暨與故訓字史記集解引馬云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集解詩商頌疏引鄭云舊猶久也爰于暨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于外與小人之

故言知其憂勞也殷本紀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鄭詩譜云後有高宗者舊勞于外蓋删去時字中論云其在高宗寔舊勞于外讀時爲寔下屬

作其卽位乃或亮

陰三年不言

武丁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著○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古文也今文或作有亮陰作亮闇一作諒闇一作諒陰一作涼陰一作梁闇僞傳用馬說見下○或作有亮陰作亮闇者魯世家云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今文或作有古或有字通集解引馬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一作諒闇者春秋繁露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禮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白虎通爵篇尙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縁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卽位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也又四時篇尙書曰諒闇三年公羊文九年傳注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漢書王吉傳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後漢齊北惠王傳諒闇已來二十入月景君尊諒闇沈思鄭詩譜亦作諒闇一作諒陰者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論衡儒增篇高宗諒陰三年後漢魯恭傳云諒陰三年一作涼陰者漢書五行志殷道旣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顔注涼讀曰諒一說云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一作梁闇者大傳云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栢

官總己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左隱元年疏史記集解引鄭云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案鄭讀諒爲梁用伏義也鄭又注禮記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鶴之鶴謂廬也其義亦同段云諒亮涼梁古四字同音不分平仄陰闇古二字同音在侵韻不分侵覃大傳釋梁闇爲居廬鄭注闇讀如鶉鶴之鶴謂廬也其注禮記尙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鶴讀如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亮白虎通釋禪於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古同音通用之法可見矣皮云同音通用段說得之而尙書之義當本作梁闇大傳用其本字其或作諒亮涼或作陰者字之段借也喪服傳居倚廬寢苫枕塊又云既虞翦屏柱楣鄭云楣謂之梁是梁闇者倚廬而柱楣者也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古天子至士喪禮皆同其制漢人舊說皆以梁闇爲居喪馬解爲信默則誤段借之字爲本字矣

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

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其惟不言言乃雍古文也今文無其惟不言雍作謹不敢荒寧今文與古文同○其惟不言言乃雍者書疏引鄭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今文無其惟不言者魯世家大傳論語憲問篇禮檀弓喪服四制論衡儒增篇三年不言下皆無此四字是今文無之以文義論古文亦不當有禮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尙書

案書序有高宗之訓高宗卽高宗之訓也據鄭說則三年其惟不言在逸書高宗篇非毋佚篇文蓋毋佚篇三年不言言乃讙高宗篇三年其惟不言乃讙皆不作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也雍作讙者魯世家檀弓坊記引皆作言乃讙段云史記作讙今文尙書也禮記與今文尙書合然則今文不盡非古文不盡是於此可見王肅自定家語亦作讙注云尙書作雍蓋以古文正今文也皮云史記集解引鄭云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言久矣鄭注檀弓同又注坊記云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斅也據此疑鄭所據本亦作讙而鄭詩譜云三年不言言乃雍書疏引鄭注古文尙書自作雍鄭注戴記乃用今文者以戴記本今文學故從今文解之也集解引鄭注與書疏所引注異集解所引或卽檀弓注也孔融薦謝該疏云三年乃讙用今文尙書中論天壽篇三年不言惟言乃雍從古文作雍〇今文同者魯世家作不敢荒寍集解引馬云寍安也光武封羣刻石文云乾乾日昃不敢荒寍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〇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古文也今文作密靜殷國至于小大無怨一有時或二字〇密靜殷國至于小大無怨者魯世家如此段云御覽九十一引東觀漢紀序稱肅宗云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此隱括無逸篇文與史記密靜殷國合史公劉珍等皆用今文尙書元文非以密訓嘉也詩公劉止旅乃密毛傳密安也說文宓訓安以密爲宓假借之法也書疏引鄭云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言人臣小大皆无怨王鄭詩譜中論皆作嘉有時或二字者石經殘碑作上闕或怨明有時或二字蓋三家本不同

肆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爲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古文也今文作肆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一作肆高宗之饗國百年○肆高宗饗國五十五年者魯世家云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肆故故訓字皮云此文與兩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不合周紀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亦與論衡氣壽篇不同疑皆後人改之如改太宗爲祖甲以合於古文尚書不知其與殷本紀云帝甲淫亂不符也一作肆高宗之饗國百年者石經殘碑如此段云漢書五行志說高宗據木鳥之災致百年之壽劉向傳高宗有百年之福杜欽傳高宗享百年之壽論衡氣壽篇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告出百三十四十歲矣又無形篇高宗有桑穀之異侮過反最享福百年又異虛篇高宗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皆用今文尚書也侯康云古文單舉在位之歲今文統舉壽數言之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云武丁享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正參用今古文世紀一書不可盡信此則其可信者王充說以百年爲單舉在位誤呂刑享國百年傳疏謂從生年數周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與傳疏合以呂刑例之高宗百年亦必從生年數享國二字不必以文害辭皮云侯說非也周公舉三宗享國之年一云三十三年一云七十五年一云百年皆舉在位之年故云享國若高宗並數生年則與上太宗中宗不一例若謂太宗中宗亦數生年則太甲壽止三十三年何云克壽僞古文云五十有九年與昔儒所云百年皆不合皇甫謐郎僞造古文者故世紀獨與之同豈可爲據且世紀又云太甲一名祖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夫同一享國也太甲則單舉在位高宗則並數生年皇甫之言

一何紲繆下文文王享國五十年九十七乃終明是單舉在位三宗文王嘗同一例何獨異於高宗漢書禮樂志王吉疏云壽何以不若高宗吉習齊詩蓋亦用今文家說以高宗爲在位百年顏注用僞古文說云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信如其說則中宗七十五年享國視高宗爲久何捨中宗而舉高宗乎先謙案世紀云太甲一名祖甲與王肅說合正其朋謀作僞之明證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

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其在祖甲今文當作昔在殷王太宗至三十有三年句皆在周公曰於戲下其在中宗上不義惟王舊爲小人古文也今文惟作維舊作久○其在祖甲者史記集解引馬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者段云漢石經殘碑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隸釋所載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云諱祺辭碏稱穀韓斬禇舒辭是今文與古文大異考殷本紀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廟爲高宗漢書王舜劉歆曰於殷太甲曰大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僞非尚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臆造賈蓋傳顯成之廟稱爲太宗景帝九年申屠嘉等議曰高皇帝宜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太宗之廟實本尚書據此則今文尚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高宗否則今文家無由倒易其次第也今本史記魯世家作其在祖甲與古文同者蓋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殷本紀帝甲淫亂殷復衰與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相合史公既依無逸篇云太甲稱太宗則其所謂淫亂殷復衰者非古文尚書之祖甲何知也王

書注古文尚書而云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
有過此用今文家說注古文不知從今文之次則太宗爲湯孫太
甲從古文之次則祖甲爲祖庚之弟帝甲各不相謀也故知自殷
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必云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此
無可疑者此條今文實勝古文古文祖甲在高宗之後則必以帝
甲當之帝甲非賢主雖鄭注亦不得不失之誣矣皮云漢書平帝
紀四年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王莽大誥云尊中宗高
宗之號蓋莽用今文說尊宣帝爲中宗元帝爲高宗以仿殷之三
宗東觀書章帝賜東平王蒼書云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亦據今文
尚書比放三宗疑是比殷三宗之誤○不義維王久爲小人者魯
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欲立之祖甲以
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閒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武丁死
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書疏引鄭云祖甲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
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閒故云久爲小人書疏駮之云
武丁賢主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
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書疏及史記集解引王肅云
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皮云王肅兼
用今文之義傳合古文之次序以祖甲爲太甲又置之高宗之後
作僞孔傳解不義惟王爲爲王不義倒易經文以就己說又造僞
古文太甲篇茲乃不義以實之不知此篇屢言小人皆謂小民不
應於此獨以不義爲小人與下文于外知小人之依顯然不合周
公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當舉其美德不當舉其顚覆典刑之惡
王說允非也經云不義惟王義古儀字擬也不義惟王謂不擬居
王位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王四年殷法兄終弟及

立子不立孫使外丙仲壬或有一人永年則太甲無支立之勢故太甲不自擬維王殷之王子多在民閒太甲未立之時或亦在外故云久爲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也

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古文也今文無作其句爰作于外惠于庶民作施小民無敢字○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者魯世家如此知小人之依解見上中論天壽篇云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亦無于字敢字徐幹今古文雜引不足據證惠作施者晉語韋注施惠也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古文也今文作肆祖甲饗國三十三年案僞傳以祖甲爲太甲云以德優劣爲先後與王肅先盛德後有過相應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今文云云者魯世家作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肆故故訓字太宗作祖甲後人以古文尙書改之孫云唐石經三十作卌說文卌三十并也今號本作三十史記亦作三十十疑後人所改案秦刻石文卌廿及卌載在史記皆爲二十三十則一句增二字與文體不合是知後人改之

自時厥

後立王生則遞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遞豫無度○自時厥後今文與古文同立王生則遞今文無徵○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自時厥後下[illegible]中論天壽篇同立王生則遞中論引同

生則遞不知稼穡之艱難

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生則逸今文無徵不知稼穡之艱難今文與古文同穡一作嗇○生則逸者中論不重此句今文同者後漢荀爽傳爽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中論同穡一作嗇者以上文例之當然漢書鄭崇傳崇諫哀帝曰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約舉其文也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今文與古文同一耽作湛之作是○今文同者荀爽傳作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耽作湛之作是者論衡語增篇引經曰惟湛樂是從鄭崇傳作唯耽樂是從中論與崇傳同勞下有苦字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古文也今文無自厥後三字或一作有○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者中論如此無自厥後者荀爽傳作時亦罔或克壽或作有者論衡引經作時亦罔有克壽鄭崇傳同段云古或有二字音義皆同如不或亂政史記作不有治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古文作或今文作有之證先謙案爽傳作罔或三家文異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今文無徵或四三年今文與古文同○或十年云云者中論作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四三作三四疑傳本不同今文同者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曰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顏注失讀曰佚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周公曰四句今文無徵嗚呼作於戲惟作雒○周公曰云云者江云二王能自謙抑敬畏則无佚可知段云尙書大傳云書曰厥兆天子爵系之無佚白虎通爵篇云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攷之於經漢人以亡爲無蓋古文尙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尙書敬異如此大傳言書曰者皆確然可信兆天子爵者卽兆基王迹之謂也孫云兆亦字形相近惟我周不應是天子爵之誤顧廣圻以爲脫天子爵三字惟我周三字下屬太王王季爲句先謙案顧說是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文王飭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文王卑服今文無徵卽康功田功今文與古文同○文王卑服者釋詁服事也謂就卑賤之事釋文卑馬本作俾使也言文王使民各事其事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功田功康功安居之功田功田作之功孟子盡心篇西伯養老制其田里梁惠王篇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是其事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之鰥寡之人○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古文也今文作徽柔懿共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文云云者石經殘碑作徽柔懿共懷保小人惠于矜下■江云堯典愼徽五典史記作愼和五典是徽柔爲和柔也段云案恭釋載石經嚴恭寅畏作恭雜正之共作共分別如是懿共亦作共則漢時不作懿美恭敬解僞傳釋懿恭云以美政恭民此必今文作共故云共民共民猶給民卽下文所云供待也正義云以此柔恭懷安小民似正義始誤解因之衛包擅改左傳供恭字皆作共一書自有一書之例皮云共恭古通用段說稍拘盧江太守範式碑

徽柔懿恭用此經文正作恭不作共不得謂漢時不作懿美恭敬解先謙案懿恭與徽柔對文若作懿共串說未合皮說較長懷保小人惠于矜寡者漢書谷永傳引經作懷保小人惠于鰥寡矜鰥通作三家文異景十三王傳云惠于鰥寡班固與引懷保鰥寡之惠決後漢明帝紀中元二年詔引惠于鰥寡皆不作惠鮮惟漢紀載谷永對策引經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與漢書不合乃後人改之段云惠鮮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字略相似又因下文鰥字魚旁誤增之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古文也今文作至于日中昃不暇食昃一作稷暇一作夏用咸和萬民今文無徽○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者釋文昃本亦作仄段云遑俗字當作皇疑衛包改也下文皇自敬德鄭注皇謂暇謂寬暇自敬字可以證此之不從定矣皇暇文同義釋言偟暇也凡詩書遑字皆後人所改如不遑啟處不遑假寐之類不皇假寐與不皇暇食句法正同古假暇通用如假日郎暇日非趙盾假寐之云也楚語左史倚相日周書日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惠于小民即上文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也唯政之恭郎下文以庶邦惟正之供也左史摘舉不以炎耳今文作至于日中昃不暇食者魯世家作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多士二字衍自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上引見下應緊接周文王今本誠人多士稱日至其民皆可誅一段飾引覎修紂增賴報魏陵嘗史公約舉經文無至于二字漢書董仲舒傳策曰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對曰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

文幻下云相許惑也周書曰無若譸張爲幻此古文無民胥字釋訓侜張誑也郭注書曰無或侜張爲幻陳云爾雅今文之學郭蓋襲用樊李舊注語此今文無民胥字段云此句無胥字爲是上文三胥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譸張爲幻亦無胥字先謙案段置民字不言桼無民字是也無或者泛論之詞統臣民言之譸作侜者見上詩陳風誰侜予美鄭箋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此鄭以今文書義釋詩也或作輈者後漢書皇后紀董皇后言何后曰汝今輈張怙汝兄釋文譸馬本作輈據後書推之知馬用今文也或作舟者大傳云舟張辟雍舟郎侜之省字蓋伏生本作舟三家作侜或作輈也皮云說文侜有壅蔽也是壅蔽爲侜本義雍郎壅字辟雍蓋以有壅蔽得名舟張辟雍誧其有壅蔽而張大也凡有壅蔽則多欺誑故侜張引申爲誑或作侏者楊雄國三老箴姦寇侏張李善注輈與侏古字通先謙案侏輈雙聲此文作侜正字譸侏輈借聲字壅蔽張大與董后言語合君受畫言臣民自無敢爲幻惑者皮云爲與僞通漢書王莽傳引堯典作南僞史記索隱本作南爲是其證侜張爲幻蓋郎侜張僞幻四字平列於義亦通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

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古文也今文作此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小大○令文云云者石經殘碑作上■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下■段云聽聖字古音同部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見廣川書跋馮登府云禮樂記小人以聽過釋文聽本作聖皮

云今文作不聖其義當爲不容洪範五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
聖然則不聖即不容之義東觀漢記序云密靜天下容於小大乃
睿括今文密靜殷國至于小大無怨二句文義蓋能容則小大無
怨不能容則至于小大民丕則厥心違怨丕則厥口詛祝也石經
作不聖與五行傳不聖義同東觀漢記容于小大之容字即容作
聖之容以經文前後合觀之能容之效與不能容之弊正相反可
以攷見兩漢今文家遺說兪樾云訓亦順也言人乃順從其意以
變亂舊法也僞傳敎之以非法失之先謙案以上文小大例之此
小大亦當謂萬民羣臣訓變亂正刑者
謂道之以變亂正法也刑法釋詁文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
患其上○民否則厥心違怨二句今文無徵○民否則厥
心違怨云云者江云小大既該臣民則不應復言民民蓋衍字段
云兩否則字恐皆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從康誥云丕則敏德此
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止作然
不先謙案否不通丕不亦通蓋經本作丕或作不而逡人安改作
否也據此經及康誥用丕則字古人自有此句例言或違戾
怨恨其上或詛祝其上也詩蕩鄭箋詛祝求其凶咎無極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言此
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周公曰七句今文無徵嗚呼作於戲
○周公曰嗚呼云云者段云此經次第今文當不如是自殷王中
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必作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
無可疑者釋詁迪作也洪範明作晢晢或作哲作哲明也

厥或告

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今文與古文同則皇自敬德古文也今文皇自作況曰○厥或告之曰者與康誥厥或誥曰同一句例則皇自敬德者書疏引鄭云皇謂暇言寬暇自敬說文詈罵也皇自作況曰者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段云黃伯思東觀餘論引石經則兄自云今兄作皇作隸釋引石經則兄曰云孔作皇自洪黃所見皆宋初所出石捐非有二也東觀餘論自當作曰一時失檢耳先謙案兄同況況益也況曰敬德即益曰敬德也詳上文無皇曰今曰耽樂下後漢楊賜傳震上疏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約舉此經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二句為文此今古文同之證又曰則還自敬德還蓋追之議作自與今文不合揚世傳歐陽尚書不當有此蓋傳寫妄改

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禍則曰我過賤禰讒誹驕睹賊讇是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今文與古文同不啻不敢含怒今文無徵○今文同者石經殘碑作厥衍曰朕之衍允下□言此四王其有告以政事之愆過則曰此我之過信如是怨詈之言也不啻不敢含怨者書疏引鄭云不但不敢含怨且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原也子產不毀鄉校即此意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誣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此厥不聽四句今文無徵○此厥不聽者皮云石經於上文作不聖此亦當同不聖者不容也

下云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正不容之之義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者說並具上信之謂聽讒言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

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綏其心言含怒○則若時三句今文無徵○則若時云云者釋詁辟罪也言如是信讒而不長以己之罪過爲念與四王引過歸己相反不寬綽厥心句起下文釋言寬綽也寬綽連文同義

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亂罰無罪殺無辜三句今文無徵○亂罰無罪云云者言妄行殺罰民心同怨聚於其身國亦傾敗矣說文叢聚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觀此亂罰之禍以爲戒○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古文也今文嗚呼作於戲無其字○今文云云者石經殘碑作上[illegible]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君奭　尊之曰君奭名周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未明言所以不說之故史記燕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於是召公乃說據此召公不說在周公攝政踐阼之時漢書孫寶傳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王莽傳羣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說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也又引禮明堂位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縗麻未除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後漢申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是西漢今文家皆以周公作君奭在攝政

當國時與史記合孫云李賢申屠剛傳注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爲相故不說也君奭編篇在多士之後疑非踐阼時矣皮云孫說非也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列子六國時人與史公說同是今文說遠有所本嵇康管蔡論云周公居攝召公不說嵇生三國時今文尚書猶存故得引其說伏生傳尚書二十九篇次序先後不盡可攻今之書序出於馬鄭乃古文說史記所載書序與今本書序多異乃今文說史公既以作君奭在踐阼之時則其所據今文篇次必與馬鄭不同不得據馬鄭書序編篇在多士之後以駁今文也李賢之注顯與申屠背違豈足依據卽孫寶以明經爲郡吏亦非治古文者其所引經典當是今文博士說與申屠策羣臣奏不異王鳴盛乃引孫寶說謂與馬鄭合陳喬樅又引鄭注謂與孫寶傳所言略同豈知西漢人自據今文以爲攝政之初馬鄭自據古文以爲反政之後卽不敢駁馬鄭聽其各自爲說可矣何必牽引西漢文書說以强合於馬鄭使今古文糾紛莫辨哉先謙案皮說是也周公踐阼本聖人之權道召公不知其心而疑之大傳云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則在京師之時必多篇末云往敬用治者蓋召公分陝始出巡行故周公於其往時特作是篇以誠相告紬繹篇中語意若如古文說在反政後不合之處甚多仍當以今文說爲正

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周公若曰君奭今文無徵○周公若曰君奭者君是尊稱猶爾雅所稱后辟召公爲三公故稱曰君也周書克殷解召公奭贊采知奭是召公名也說文云奭从大从皕皕亦聲此燕召公名白虎通不臣篇

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以召公爲周公之兄穀梁莊三十年
傳燕周之分子也惠注分子猶別子禮大傳別子爲祖注別子爲
公子然則繼體者爲世子別於世子者爲別子則召公其文王長
庶與皮云史記云召公賷與周同姓漢書人妻亦云周同姓不以
爲文王子與白虎通論
衡不同蓋亦三家說異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
受
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
已受之○弗弔天降喪于殷三句今文無徵○弗弔天降喪于
殷云云者弗弔天猶言
不善之天說詳多士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
廢
與
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
我不敢知曰三句今文無徵○我不敢知曰云云者釋詁基始孚
信也言天心難劉我不敢知日其始長信於休慶順天而天輔其
誠也書疏云言與君奭同知舉殷興亡爲戒鄭元亦然以爲公不
敢獨知也先謙棄我不敢知日與召誥同以爲公自言不敢知文
義亦順據下文天應棐諶天不可信二語與此兩不敢知相應且
上言我有周既受而以此爲舉殷興亡理似未合鄭意終出不祥
之語在成王即政後不宜有此耳若如今文說作君奭在居攝時
武王既喪成王尚幼周公地處危疑羣情猜貳向疑而不說之召
公傾吐誠悃欲其顧念天威同心匡輔則此言並非不倫右古文
者更
審之
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
不善之故亦君所知○我亦
不敢知曰今文無徵其終出於不祥古文也今文作其道出於不
詳○今文云云者石經殘碑作上闕道出于不詳言天道幽遠不

能究知惟人君自盡其職而已馮登府云詳祥通用經子甚多左成十六年傳德刑祥義禮信疏祥詳古字同單行本釋文云綫馬本作崇云充也詩傳崇終也崇充釋詁文充滿周備兼有終義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畱我亦不敢安于上帝之命故不敢不畱○嗚呼君已曰時我古文也今文嗚呼作於戲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今文無徵○嗚呼作於戲者石經殘碑作於戲君闕曰時我者時是也言我攝位君既曰以我爲是矣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者不敢以天命爲可安恃也

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勸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弗永遠念天威二句今文無徵○弗永遠念天威者承上文言之謂不敢恃天命而不長遠畏念天威也越我民罔尤違者江云越當爲曰聲之誤也言前王雖棄天下而我民尚無愆尤違背者此自有故

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惟眾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惟人在今文無徵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古文也今文後嗣作嗣事弗作不佚作失今古文恭作共○惟人在者言民無尤違惟以朝廷有人在耳江云王莽傳引下文不聯引惟人在知漢人在字讀絕不當如僞孔說後嗣作嗣事云云者王莽傳羣臣奏引經作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釋嗣事子孫爲成王共上下爲共事天地前人光爲文武之烈不居攝爲在家圳見此今文說傳又云遺孺子幼少未

能共上下白虎通以太誓上天下地爲上下是其義也詩傳遏止也佚同失言成王幼尚不能共奉天地恐絕失文武之光烈戒若退位在家亦不得知今古文恭作共者莽傳可證段云衛包改共爲恭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愼○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古文也今文作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弗克經歷今文無徵○今文云云者王莽傳如此釋詁應當也諶信也江云命之吉凶不變易也天意當輔至誠乃若不爲天所輔而亡隊其命則不能經歷久遠矣先謙案下文言天不可信此不當又言天難諶今文作天應棐諶義長釋詁經常也歷謂歷年召誥云夏殷服天命惟有歷年與此文亡隊天命不克常有歷年義正相反

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旦言異於餘臣○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三句今文無徵○嗣前人云云者江云繼嗣前人恭承其明德正在于今也予小子旦下屬段云傳恭訓奉當是共衛包改

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正於我童子童子成王○非克有正三句今文無徵○非克有正云云者言予小子旦非能有所改正惟道揚前人光烈施及我沖子而已禮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周公攝天子位在武王新喪時故自稱予小子若在反政之後周公不應有此稱釋詁迪道也施讀如詩葛覃施于中谷之施延也陳云周公以成王爲沖子正幼少之時若在復辟後則成王年逾二十早有成人之道豈得稱爲沖子尚書篇次

不無錯出未可以君奭編次在離誥多士後遂以爲作於致政後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

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又曰三句今文無徵○又曰天不可信者書疏引鄭云又曰周公稱人之言也案經意言人又曰天不可信與上天應棐諶相對爲文公蓋謂無論天之可信不可信惟盡其在我以答天心而已我道惟寧王德延者單行本釋文云道馬本作迪書疏云言寧王者卽文王也鄭同先謙案據大誥洛誥寧王兼稱文武此亦兼文武言之總謂安天下之王耳謂天不可信我亦惟道揚寧王之德使延長也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今文無徵○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者說文捨釋也釋亦爲捨轉相訓言天眷文王誕受厥命我能道而延之則天亦不用釋捨之矣多方云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與此庸釋義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

己放桀受命爲天子○公曰君奭四句今文無徵

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伊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今文與古文同格一作假○今文同者論衡感類篇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所宜彰也孔彪碑伊尹之休格于皇天三國志潘勖作策命魏公曰伊尹格于皇天一作假者燕世家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王莽傳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又曰咸有聖德假于皇天蔡邕文烈侯楊公碑勛假皇天皆用經文史

記集解引鄭云皇天北極大帝也月令鄭注皇天北辰耀魄寶也商人祖契而宗湯則湯配五帝於明堂也鄭案格于天皇天者謂湯得伊尹輔佐成功升配於天也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太甲二句今文無僞傳用鄭說○今文無者燕世家無此句或今文本無或史公消文疑不能明書疏及詩蕩疏引鄭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阿衡保衡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陳云大傳云古者天子三公注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然則阿衡保衡皆三公之義所謂職名者非正官名也鄭注本今文家說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宮於洛之陽名相官曰尹說文伊下云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俞樾云阿保一也阿即娶之假字說文娶女師也讀若阿史記范雎傳不離阿保之手列女傳貞順篇下堂必從傳母保阿並阿保連文知阿猶保也伊尹爲太保故云保衡保衡猶保夷也詩謂之阿衡書謂之保衡阿保字異而義同皮云廣韻通志引風俗通云阿氏阿衡伊保尹號其後氏焉衡氏伊尹爲湯阿衡子孫以衡爲氏說與鄭合

在太戊

太甲之孫○在太戊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燕世家如此

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時則有若伊陟臣扈三句今文與古文同格一作假○格作假者燕世家作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乂治故訓字集解引

鄭云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伊陟伊尹之子又引馬云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咸乂序釋文引馬云巫男巫也名咸殷之神巫也殷本紀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商書有夏社疑至臣扈三篇同序列湯誓後臣扈湯臣疑不逮事大戊或臣扈二字在伊尹下誤移於此封禪書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論衡言毒篇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楚詞王逸注巫咸古神巫也後漢張衡傳皆單巫咸實守王家白虎通姓名篇于民臣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乙也王引之云巫咸今文蓋作巫戊白虎通用今文尚書故與古文不同後人但知古文之作咸而不知今文之作戊故改戊爲咸耳不然咸非十日之名何白虎通引爲生日名子之證乎案王說甚有理而史記諸書皆作咸蓋三家文不同古今人表亦作巫咸與白虎通說不合鄭云太微中其所統者謂太微天庭中蒼赤黃白黑五帝座也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燕世家如此殷本紀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據殷紀推之祖乙是太戊孫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今文與古文同盤一作般○盤作般者燕世家如此古今人表作甘盤與傳說並列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

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今文與古文同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今文無徵集解引王肅云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與傳文合此乂僞傳出肅之一證也○今文同者燕世家作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惟作維今古文之異凡經作乂史記作治以訓詁代此作乂蓋淺人改之孫云率同聿文遷注引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漢書哀紀李斐注陳道也言惟此有道之臣安治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江云祀禮升祀乎天歷年長久禮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偰而宗湯鄭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左宣三年傳商載祀六百兪樾云夏殷之君死則稱帝史記夏殷本紀無不稱帝者禮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注同之天神然則殷禮陟配天者謂殷人之禮死則配天而稱帝也言殷有賢臣爲輔故殷君無失德死則配天稱帝其子孫享國長久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天惟純佑古文也今文純作醇命則商今文無徵實百姓下屬○今文純作醇者古文苑漢樊毅修西嶽廟碑天惟醇佑萬國以康明今文於佑字紀何左隱元年傳注純猶篤也廣雅釋詁醇厚也篤厚同義命則商者釋詁則法也天厚助商故命四方惟商是則罔敢違背經殷商並稱如此及多士之商王士多方之商後王皆是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實百姓王人三句今文無徵

○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者釋詁實是也荀子王制注是此也江云百姓異姓之臣詩傳百姓百官族姓也則百姓非王同族王人對百姓言知是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言此百姓及王人無不秉持其德明憂恤其政事小臣屏侯甸者下至小臣外至爲屏藩於侯甸之服者也先言小臣後言屏侯甸者由內達外如康誥言越厥小臣外正之比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

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德治其君事○矧咸奔走三句今文無徵○矧咸奔走云云者矧說文作矤詞也言皆效奔走服從王事釋詁艾相辟君也惟此羣臣各以其德見稱以相其君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古文也今文作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故一人有事于四方云云者言天子有事於四方四方奉行之如卜筮無不是之無不信之今文云云者文選四子講德論云書曰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段云此今文也事使二字篆體相似李注引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今孔本經文又與李善所據不同傳文又無迪道也六字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公曰五句今文無徵○公曰君奭云云者書疏引鄭云格謂至于天也專言臣事案平格謂平天下之功至于天上文所謂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也天於諸賢臣與之以年壽以保乂有殷可謂執

佑矣至有殷之嗣紂而天滅之威之命不于常若此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今汝永念三句今文無徵邦當爲國○今汝永念云云者言汝長念此天命之無常則有以堅定我命其治足以光明我新造之國矣晉語韋注固定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寍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寍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古文也今文在昔作昔在割申作厥亂○今文云云者禮緇衣引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寍王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寍王之德[illegible]寍王本勸[illegible]之厲字讀[illegible]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于其身段云今本在昔宋本昔在疏云往昔之時在上天則宜從昔在今傅士讀者謂夏侯歐陽尙書也讀猶習也謂傅士所習此於讀字逗與他注言讀爲者不同不云今文尙書而云今傅士讀者漢時謂伏生本爲尙書謂孔壁本爲古文尙書無今文尙書名目也又云集韻十四太匃居太切制斷也書匃申勸寍王之德鄭康成讀案鄭注緇衣割之言蓋然則蓋是詞助集韻謂割有居太切鄭康成讀則可易割爲匃謂斷割入太韻而云鄭康成讀則不可此匃字惟宋次道古文尙書及汗簡乃有之又集韻十二曷割古作俏案俏乃倜之僞倜即太韻之匃字从人亡人亡者句字也太韻作匃形亦譌王應麟藝文志

攷說漢世諸儒所引異字有創申勸寍王之德案此句見集觀非漢儒所引也古字割害通用如堯典方割割害也大誥降割馬本作害害與周篆體略相似此古文作害緇衣作周所由來若作例則與周絕遠此宋交道古文尚書之不可信也皮云鄭從古文故以古文爲近然割申勸三字義不可通鄭讀割爲蓋尚書二十九篇無用蓋字爲語詞者則鄭說亦未可據當從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厥亂二字與上文厥亂明我新造邦義同王引之云率詞也字通作亂梓材厥亂爲民論衡效力篇引作厥率化民亂者率之借字厥亂勸寍王德者厥率勸寍王德也先謙案江云釋言蓋割裂也蓋割同訓然鄭意實不如此厥亂勸寍王之德當依本義釋之亂之言治與上文厥亂訓同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無得天下之心故周公上推天意以勸爲詞言昔在上天其欲治之意若勸文王之至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之王天下也說似藪圖**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勗爲治有如此虢虢國叔字文王弟閎閎氏天名○惟文王二句今文無徵○惟文王云云者言文王尚能修治安和我中夏以有五臣爲之輔也虢叔者左僖五年傳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勤在王室晉語云文王徵友二虢其卽位也咨于二虢白虎通辟雍篇周公師虢叔漢書人表虢中虢叔列第三格地理志右扶風虢縣西虢也虢叔所封後滅於晉河南郡縈陽縣應劭注故虢國今虢亭東虢也虢仲所封閎天者晉語又云文王卽位度于閎天人表閎天列第二格餘見下**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散泰

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
之任○有若散宜生三句今文無徵江云大戴禮帝系篇堯取于
散宜氏之子則散宜爲氏僞傳誤佐文王云云用鄭說○有若散
宜生云云者書疏及詩繇疏引鄭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
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也不及呂望者太師也
敎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敢自比焉先謙案今毛詩箋不載蓋韓
魯詩說也大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閎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遂
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又云文王以閎天太公望
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又云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
鄰以免於羑里之害楚詞離騷忽奔走以先後兮王逸注奔走先
後四輔之職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此之謂也或以此經
有太顛無太公大傳言四鄰四友有太公無太顛遂疑太顛即太
公人表並列太顛與師尙父宋吳仁傑直以爲誤然文王佐命太
公周召皆在其內公作君奭時太公尙在疑公數五人但舉既沒
者爲言二號俱賢有叔無仲亦因仲存而叔沒且太公漁釣渭陽
而遇西伯見齊世家尙書中候雒師謀墨子尙賢篇文王舉閎天
泰顛于置網之中授之政詩周南兔置正詠其事是太公太顛二
人之見文王操業各異載籍可徵不容涵合爲一也齊世家又云
或曰呂尙隱海濱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天素知而招呂尙三人
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紂西伯得以出言呂尙所以事周雖異然
要之爲文武師周本紀文王禮下賢者太顛閎天散宜生鬻子辛
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紂囚西伯閎天之徒患之求美女獻紂紂
救西伯淮南道應訓同後漢延篤傳所謂文王牖里閎散懷金也
墨子非攻篇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說苑君道篇文王

以武王周公爲予以泰顛閎天爲臣晉語文王即位謀于南宮人
表泰顛閎天散宜生南宮适列第二格括作适亦云即論語之伯
适單行本釋文云南宮馬本作南君太公爲四友見大傳泰顛
在四臣之列出鄭引詩說或二人先後任此職傳說錯舉之
又
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有五賢臣猶日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
以此道法敎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
佐○無能往來今文與古文同無一作亡又日茲迪彝敎二句今
文無徵○又日無能往來云云者風俗通十反篇杜密曰劉勝位
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籃帽冷羅比於寒樂無能往來此罪
人也又曰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
此俗儒也無一作亡者漢書朱雲傳雲疏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
位亡能往來李奇注不能有所前卻孫云前卻謂進退也無能往
來無能進賢退不肖書疏引鄭云蔑小也言無能以文王緒餘之
小德敎國人明大德非國人所企及也江云周書祭公解追學于
文武之蔑孔鼂注言已追學文武之微德言此五臣又自謂无能
往來言其自親若不足也由此爲文王道其常敎故文王精微之
德下及於國人先謙案諸說未諸據杜朱說可以推漢人無能往
來之義往來猶往復主陳言說劉勝無能往來謂不能往復諫諍
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其義亦同至杜論俗儒分爲三事能
納不能出有聽無難也能言不能行多華鮮賓也講誦而已無能
往來不能往復辨論故皆謂之俗儒李奇訓往來爲前卻孫以進
賢退不肖賓之以之說劉韋猶可以之說俗儒則非矣又曰者詩
卷耳疏言又者繫前之詞也亡能往來茲迪彝敎爲一句貫下周

公承上文復言此五人者若事上無能往來陳言及治民道以典常之教則文王亡德降于國人矣甚言有君無臣之不可也論語亡之命矣夫漢書楚元王傳作蔑之命矣夫易剝虞注蔑亡也是亡蔑通用之證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亦惟純佑古文也今文純作醇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今文無徵文王下屬○今文純作醇者以上文天惟純佑例之當然承上故言亦也言茲五臣秉執明德進知皇天威命所屬共轄文王乃惟是名益昭顯江云文王之德不待五臣而昭以下文推之當於昭字絕句今從之

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彰闡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冒聞于上帝古文也今文冒作勖文王迪見惟時受有殷命哉今文無徵○文王迪見者孫云迪用也見牧誓疏見猶顯也文王迪見猶言文王用顯文之德光於四方有五臣而愈顯所謂君臣相得益章也今文冒作勖者崔瑗侍中箴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勖闕上帝賴茲四臣瑗用詩繇疏文王四臣之說釋文冒馬作勖勉也是馬本與今文同皮云論衡引康誥亦以冒聞于上帝為句疑古勖冒一字冒乃上進之義不當如馬訓勉段云勖今音許玉切古音勖冒皆音懋懋勖冒並通是以顧命冒貢馬鄭作勖贛般庚懋建今文尙書作勖建也惟時受有殷命哉者言五臣之有益於國家也

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禄

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禄虢叔先死故曰四人○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禄今文無徵○武王

惟茲四人尙迪有祿者書疏引鄭云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皮云古者稱死曰不祿曰無祿則生者爲有祿云四人尙迪有祿則有一人無祿先死可知周紀武王克紂其明日除道修社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衞武王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五人獨不見虢叔是虢叔先死之證迪有祿者謂進於有祿

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後暨武王三句今文無徵○後暨武王云云者釋詁暨與也劉克也殺也說文鐂殺也徐錯云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此即劉字也从金从丣刀字屈曲傳寫誤作田耳周書世俘解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武王惟冒古文也今文冒作暱惟茲四人昭丕單稱德今文無徵○惟茲四人昭者與上文乃惟時昭同一句例言咸劉厥敵之功惟茲四人名甚昭著也今文冒作暱者說文暱低目視也从目冒聲周書曰武王惟暱陳云暱字之訓疑據今文說僞孔作冒據王肅本肅所注即馬鄭古文本釋文於冒字不言馬鄭文異僞傳訓冒爲布冒天下孔疏亦不言馬鄭義異則暱字出今文尙書可知矣丕單稱德者丕詞也詩箋單盡也稱與僻同舉也言武王下視羣臣惟盡稱舉四人之德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共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方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今

在予小子旦五句今文無徵○今在予小子旦云云者言今日之任在予小子旦矣若游大川者詩谷風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譬若大川則非可游而渡予惟往與汝奭同濟庶無沈溺之患子小子雖在位與未在位者同大無以居攝責我則幸矣皮云今文家以爲周公踐阼時作則小子是公自稱召公以公攝王恐有兄終弟及之事故公言同未在位以釋召公之疑解者誤以此篇爲返政時作而周公稱子小子遂失其義又以下小子當屬成王不知一簡中兩小子不應前後異義且成王在位而謂其同於未在位似有鞅鞅非少主臣之意非所以爲周公由馬鄭古文家不知周公作書在攝政時故說解多謬宜其爲後人攻駁也

收罔勖

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敎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爲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收罔勖不及四句今文無徵古文不聞一作弗聞○不一作弗者三國管甯傳明帝下詔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耇德不降則鳴鳥弗聞裴注尙書君奭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元曰耇老也造成也詩曰小子有造老成有德之人不降志於我並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能有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單行本釋文引馬云鳴鳥謂鳳皇也陳云周公作君奭以鳳至期召公其能果致此祥尙書中候擿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作卽攝七年鸞鳳見然則鳳鳥之至卷阿之作皆攝政七年事也先謙案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注鸑鷟鸑鳳之別名後漢賈逵傳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皆周公所夙聞也收罔勖不及云云者

說文斂收也收亦爲斂互相訓言我今日若斂退去位而不勉其所不及君以老成之德而不降志我則不復聞在岐之鳴鳥矣況云其或能如殷賢臣之格於皇天格於上帝乎有或古字通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覩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公曰嗚呼五句今文無徵○公曰嗚呼云云者肆今也言君今其監於此我周受命固無竟之慶然亦大惟艱難天命信不易也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致之○告君乃猷裕我三句今文無徵○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者書疏引鄭云召公不說似監急故令謀於寬裕也先謙案方言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康誥乃由裕民由與猷同由裕民謂道民也乃猷裕我與乃猷裕民同一句例告君乃猷裕我者我以誠告君君亦當道告我也不以後人迷者言我不得已之苦心君尚疑爲何論後人幸君察之不至以後人共相迷惑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公曰四句今文無徵○公曰前人敷乃心云云者前人謂武王述其遺命如此也江云周公召公蓋並受武王顧命輔成王先謙案公言前人敷布乃心乃盡以命汝爲汝庶民之極使庶民有所取則付託甚重

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

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成信行此大命而已○曰汝明勖三句今文無徵○曰汝明勖云云者明與孟通勖勉也

此經之明勖與爾雅孟勉義同釋詁亶誠也江云偶王者序云二公相成王爲左右是二人偶俱侍王先謙案淮南汜論注乘加也公言武王命曰汝當孟勉與我偶俱侍王惟在誠信不相疑貳此武王之大命實加於汝與我之身

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惟文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今文無徵○惟文王德丕承云云者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是武王能承文王之德也言既奉武王之命卽惟文王之德是承始可以繼武王烈任大責重如此眞無竟之憂也我實與汝共之

公曰君告汝朕允

告汝以我之誠信也○公曰君告汝朕允今文無徵○公曰云云者釋詁允誠也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呼其官而名之物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保奭三句今文無徵○保奭云云者序云召公爲保愈樾云保奭猶保銜是也鄉射禮鄭注以猶與也易天地交爲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爲否殷之末世天地閉塞是大否也言汝惟能敬與予觀於殷喪亡之大否引以爲監段云釋文否方九反當是本作不方九反薛季宣作弛卽其不字也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肆念我天威三句今文無徵○肆念我天威云云者詩傳肆長也言命不于常我天之威甚可畏汝當長以爲念上云我不寍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故欲召公同念之不允允也詩經多此例上云告汝朕允故知此不允爲允言

子之誠心惟若此語予惟曰在我二人成之左傳杜注襄成也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言汝行事勤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

○汝有合哉五句今文無徵○汝有合哉者我所言當於汝心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云云者釋詁戡勝也孫云言者曰在是二人致天休美益至惟是我二人弗敢勝段云汲古本監本滋作茲說文茲下云艸木多益滋下云益也常棣召旻傳況茲也國語韋注況益也然則茲滋古通用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其汝克敬德三句今文無徵○其汝克敬德云云者明顯也在察也俊民才過于人也于丕時者丕詞也于時猶於是與堯典女于時同義倒裝文法言汝克敬厥德登顯我民之俊者於是察而讓之後人此時則未可也蓋因召公退讓而爲此言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或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嗚呼三句今文無徵○嗚呼篤棐時二人云云者篤厚棐輔式用也言厚輔周室是我二人同心同德我用能至於今日之休美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解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二句今文無徵罔不率俾古文也今文罔作莫○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者上文襄我二人襄之言成也言我所顯成者我冒成文王功於不解怠○

丕冒海隅出日云云者魏志武帝紀注引鄭云率循也俾使也四海之隅日出所照無不循度而可使也海隅日出分二義總言疆界之廣今文罔作莫者漢書武帝紀云莫不率俾顏注言皆循其職貢而可使也釋言俾職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己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于天道加於民○公曰君五句今文無徵○公曰君云云者江云漢書昌邑王傳淸狂不惠蘇林注心不慧惠與慧通穀梁僖二年傳達心則其言略達心即智慧周公謙言予不慧故言煩也詩閔予小子箋閔悼傷之言也釋詞越猶及也言予惟以閔傷天命及民心之不常故多言若此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愼終○公曰六句今文無徵○公曰嗚呼君云云者書疏引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本勉召公而云凡民之德是託言

祇若茲往敬用治

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祇若茲往敬用治今文無徵○祇若茲者江云治言我所誥如此而已祇有敬義下言敬則此不當作敬解易無祇悔馬注祇詞也往敬用治者用以也孫云往謂述職治自陝以西也白虎通巡守篇傳云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稅舍於野棠之下也先謙案孟子云諸侯朝天子述所職曰述職周召爲二伯入則述職出則巡行周公攝王召公爲保傳必

常在成王左右此時葢以分陜後巡行布政故周公勉以往敬用治又其心不說周公居攝公葢微窺見之故開布誠悃反覆周詳使召公坦然無疑得以同德

宣力聖人之明誠兼至如此